

俺们的娘

娘出生于书香门第。据说娘的祖父是清朝拔贡，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娘的三个弟弟也都是名牌大学毕业。

娘是什么学历？有一次爹跟我们说：“你娘是中学生呢！”娘说：“别听你爹瞎说，我可不是。”但娘肯定上过高小。我小时见过她的高小课本，国文课本里一首描写小人国的诗至今记忆犹新：“小人国里样样小，说给你听不要笑，只要买到二尺布，可做衣服四五套……”但不管什么学历，上世纪50年代，娘是俺村西岭上文化最高的人，谁家来了信都请她读和复信。我和哥哥读小学时娘经常辅导我们学习。那时小学学写毛笔字，娘一笔一画地教我们写。她的字端庄秀丽，看得出是下过功夫的。那时爹在县城医院工作，回来看到她辅导我们学习，十分高兴地说：“好好培养你这俩小子，等他们上了大学分到城市，你跟这个住两天，跟那个住两天，就不用住在这山坡坡上了。”

有一次娘疑惑地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迷着出去工作，我年轻时给我介绍过很多次工作，我一点儿也不愿意出去。”娘为什么说这话？是不是后悔没出去工作？后来听大舅说，姥爷在北京时让娘去北京复习功课考学，娘不愿留在北京，又回到了井陘老家。

娘一生心无旁骛地在厨房、田间和缝纫机旁忙碌着，筹划着。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她的儿女们，她耗尽了自己的心血。

“娘，你看我的鞋！”我掰着裂开口的鞋让娘看。娘说：“明天早晨就穿上新的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信，你才剪出鞋样呢。”“不信你就看呗。”第二天睁开眼，一双新鞋放在了炕头，是娘一晚上没合眼做的。六一儿童节公社组织小学体操赛，学校要求统一穿白衬衫蓝裤子。我说：“娘，不是六一才穿，是明天穿，明天彩排。”娘说：“哦，又成明天啦？明天就明天呗！”于是，缝纫机噔噔地响了一晚上，第二天一睁眼，两套新衣服就放在我和哥哥枕头边。

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，爹下放回家了，我们家分了十来亩自留地。不论耕还是种，都是爹扶犁或耩，娘驾辕，我和哥在两边拉。夏天，烈日暴晒，热气蒸腾，娘总是弓着背拼命拉，豆大的汗珠从她的额头上掉下来，她从来不擦也不说累。我知道娘这样用力为的是让我和哥少用点力，她走慢了我们就得使劲拉，娘常担心我们干重活长不高个儿。中午回来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，但是娘还得做饭，吃完饭刷了锅又该下地了。

1978年，我上大学后身体瘦，爹让我买个煤油炉子，说走

时带点儿挂面，饿了就自己做点儿吃。娘知道我爱吃油炸糕，每次放假返校除了带挂面、香油，还带好多炸黏豆包和炸糕。元宵节下午，村子里的人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娱乐。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，娘就带着弟弟妹妹们去碾米了，然后又蒸又炸，直忙到半夜。

1980年末，爹走了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重担落在娘的肩上，那年娘才48岁。五一回家，娘的面貌大变，昔日的满头乌发已经染霜，一双大眼睛充满了忧愁。邻居们说娘经常去爹的坟上哭，可是娘没有倒下去。她说：“我不能倒，我有9个儿女，我必须帮他们成家立业，他们是我的希望！我的未来！我的任务！”

我毕业后分配在石家庄工作，后来也成家有了孩子。每次

春节回家，娘总是把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，铺上崭新的炕单，炉火烧得旺旺的。晚上，她还会去我们屋里摸摸炕的温度，生怕冻着我们。

岁月匆匆，几十年来我吃过很多美味，但不论吃什么也觉得不如娘做的饭好吃。每逢节日我都会想起俺们的爹娘，想起娘推着硕大的碾碾子在碾房里转，想起娘在厨房里蒸炸煎炒。

现在我们都富了，娘有条件享享福了，可她却走了。她老人家走得那么匆忙，那么安静，没来得及跟我们说一句话。娘，我多想用轮椅推着您在花团锦簇、林荫夹道的公园里散步，同您一起回味充满酸甜苦辣的岁月，为您洗洗脚，梳梳头，端一碗水，再喊一声娘……

郝彦平/文

广播我的小诗

1956年，我从石家庄行唐中学应征入伍，走进解放军军营，倍感自豪。在新兵连的集训中，我受到了深刻教育，写下一首小诗《新兵决心书》：“热血青年进军营，一心保国来当兵。苦练本领杀敌人，一定当好子弟兵。”

写好后，我把它交给新兵连指导员。没成想，团广播室多次广播了这首小诗，团政治

处王主任还接见了。之后，我被分到一营迫击炮连当瞄准手。由于勤学苦练，速度快，瞄得准，我被评为“神炮手”，不到半年就由列兵晋升为上等兵。

王喜元/文

(编辑提醒：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：zlr393@sina.com)

朝花夕拾

飞去的面酱票

那年，有位朋友从山西来，我们攀谈了很久。一抬眼，快到中午了。我知道山西人喜欢面食，就说：“吃炸酱面怎么样？”朋友说：“好啊，我就喜欢吃炸酱面。”

那时，买什么东西都要票，买面酱也一样。不巧，家里当月的酱票用完了，于是，我去房东家借了一张。

我匆忙出了家门，大街上的风正忽急忽慢地刮着，不时扬起阵阵尘埃，我下意识地抬起手臂挡了一下。没想到，手中的那张酱票忽地被风刮走了，我不由得一惊。好在那张酱票并没刮出去多远，而是在地上滚动着。我几个箭步追过去，可就在那一瞬间，一阵风刮过来，那张酱票又飞起来了，在空中忽悠悠地飞舞着。继而，又被刮进一条胡同里。我看到酱票正在下落，一阵窃喜，不料，过来一阵小旋风，把酱票刮进旁边一家院落。情急之中，我也顾不得许多，正要敲门进去，那张酱票又鬼使神差地飘了出来。我想，这真是老天有眼，于是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。此时，却听到“咚”的一声，我的头被重重地击了一下，眼前顿时一黑。待清醒后我才看清，原来我只注意那张酱票了，却忽略了面前那根电线杆。我顾不上疼，急忙四下里搜寻，可哪里还有它的踪影。

焦建民/文

图说往事



分别留念

1983年，我在新疆南疆军区喀什疏勒县某部队服役。在三年服役期间，我刻苦训练，认真学习，逐渐熟练掌握了各项军事技能，在多项训练中我的成绩优异，被授予三等功，在部队光荣入党。在部队的生活中，我和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这是1985年，我（前排右二）转业时和战友们拍的合影。

郭建疆/文并供图

剥花生种

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此时正是种花生的时候。

我们村多是沙地，适宜种植花生，长出的花生果产量大、出油率高。我小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要种几亩花生。

花生种子一般都是在冬闲时节剥好。那时，到了晚上，人们都在灯下剥花生种。剥花生种虽不是重活儿，但既单调又费手，几个晚上下来，手指就会磨出血泡，火烧火燎地疼。因此，种花生大户就几家成立一个剥种互助组，先给甲家剥，再给乙家剥，然后给丙家剥，就这样，每家都得剥六七天。

剥花生种时，主人家把炕烧得热乎乎的，一个大筐放在炕中央，筐里倒上花生，筐四周坐一圈人，每人一个小器皿用来盛花生种，有的用葫芦瓢，有的用茶缸，有的用小纸盒，有的干脆用帽子。花生大多是两个粒的，也有一个粒的，还有三个粒的，我们管一个粒的叫“鸽蛋”，两个粒的叫“宝娃”，三个粒的叫“喂喂喂儿”。三个粒的少，谁见到“喂喂喂儿”就挑出来

交给主人，主人攒着用线穿起来，给孩子当玩具。大家一边剥花生，一边自发地猜谜语。之后，便有长辈们讲笑话、讲故事。大家说说笑笑，剥得特别快，手剥得生疼也不在乎。记得给隔壁二大爷家剥花生种，他一个故事讲了7天，花生种剥完了，故事才讲完。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现讲，后来人们给他起个外号，叫“故事篓子”。

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我们村的花生虽然大面积扩种了，然而，科技进步了，无论种多少亩花生，用多少种，都是用机器剥，而且剥得又快又好。今非昔比，可我还是留恋小时候剥花生种那欢快的场面。

谷景峰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图说 我们的价值观

勤 善 和 谐

人民日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